

女生到了大四，仿佛西瓜到了秋末收藤的时节，一改入夏数元都不愿出售的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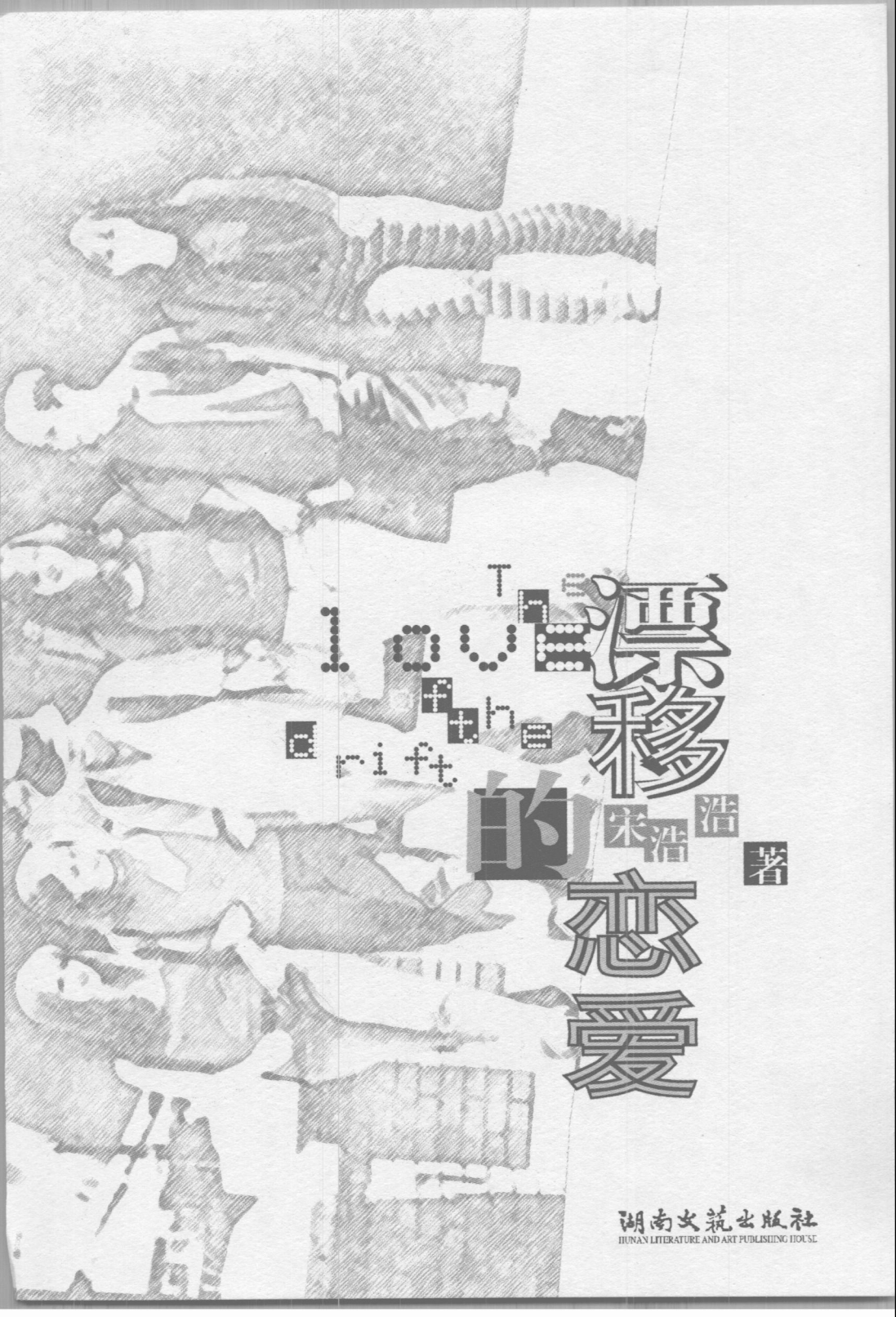
几毛钱也能处理出去，并且也绝无王婆卖瓜时自夸的勇气，掖着藏着，惟恐有个烂疤或暗疮被人发现而退货。

大四的男生也有这种对应的心理，他们觉得刚入大学时的女生仿佛是未经烫水泡过的新茶，

状态完全是羞涩卷曲着，而临到毕业的时候，

再也没有卷曲回缩的可能，并且味道也渐散……这女生就仿佛杯底那些全部泡开的茶叶残片，

I love
of the
drift
The
漂
移
的
宋浩浩
著
戀愛



Love
with
a
drift

漂
移
的
戀
愛

宋浩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移的恋爱/宋浩浩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1

ISBN 7-5404-3451-1

I.漂… II.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3525号

漂移的恋爱

作 者=宋浩浩

责任编辑=邓映如

书装设计=吴 凯 唐 芬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发行部电话:0731-5983020

邮购部电话:0731-598301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0,000

印 数/ 1—15,000册

书 号/ ISBN 7-5404-3451-1/I·2152

定 价/ 18.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自

 milthorck preface

序

这是本刻薄鬼写的刻薄书，必定得罪了不少人。不过这些被得罪的都是小说中的人，他们的衣食住行、嬉笑怒骂都在小说之中。作者本人并不希望他们像被判官解束的孤魂野鬼，个个跑到人间来指认原身，当然作者的权限也仅限于此。比如要是现实生活中的肉胎反过去认领小说中的魂魄，说它们带着自己的气味，断定就是自己前世所丢的话，那作者也实在无话可说了。对于这本书来说，除了作者本人真实存在以外，其他都是虚构捏造，要是穿凿附会和好事者把此书当作降妖除魔的照妖镜，照出别人的原形，那也绝非作者本愿。

自序仿佛少女上妆，长篇大论夸夸其谈就成了红脸青腮，浓妆艳抹，不免妖媚而失其本色。比如市面上的礼盒，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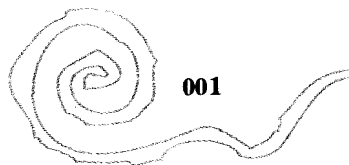
表包装精美绝伦,等到打开一看,常常物不抵价,甚至空空如也。这本小说是我第三个不成器的孩子。对于书中的东西,作者没有吹嘘抬高的权力,若自己把臂膀放到胯下,做出抬高自己的姿势,单从生理构造上来说,也是行不通的。倒不如识趣地做个少说话的旁观者,让出道来,免得碍手碍脚,挡了高明的读者评判的视线。

作者记于南京大学

2004 年 11 月 8 日



女生到了大四，仿佛西瓜到了秋末收藤的时节，一改入夏数元都不愿出售的价格，几毛钱也能处理出去，并且也绝无王婆卖瓜时自夸的勇气，掖着藏着，惟恐有个烂疤或暗疮被人发现而退货。大四的男生也有这种对应的心理，他们觉得刚入大学时的女生仿佛是未经烫水泡过的新茶，状态完全是羞涩蜷曲着，而临到毕业的时候，这女生就仿佛杯底那些全部泡开的茶叶残片，再也没有蜷曲回缩的可能，并且味道也渐散。这大概也是一切自然界正常的优胜劣汰现象，西瓜过时的贱卖，茶叶泡多了自然也就没味了。聪明的女生，往往都能像西部牛仔骑马套猎物一般，绳子甩出，一下子就能拴住男生的心，她们上高中时就可以找到“归宿”，但是往往这些聪明女人，一旦有了归宿，就成了投入股市的钞票，进去后，身心全被套住，断无出来的可能，鲜有能进大学的。而进了大学的又分好几等，一种是长得很有些姿色，手里的男生多起来仿佛是满把一抓的瓜子颗数。一种是长相奇丑，而死守着学习不放，心里却蠢蠢欲动，想尝尝恋爱甜头的——这些女生往往更焦急，



这种焦急和黑猩猩瞅着铁笼外大串的香蕉吃不上嘴一个样。她们表面似乎平静、清高,对异性不屑,但背地里又很自卑,好像硬币的两面,心里发觉,似乎天下所有的好男人,都被人抢走了。这种莫名的担忧常常夹杂着焦躁,如同急上厕所时却发现里面客满,所以她们只能暗地憋屈,暗地伤心了。更多的则是相貌平平或者是吝啬的上帝只给了她们一点点姿色的女生,她们却恋爱得很顺利,成绩也不错得很,不像美女总是受太多的干扰、威胁,仿佛果树上招人摘的,总是那些成色好的果子。丑女则好比是可怜的烂果子,无人去碰——似乎除了自然界水至清无鱼这真理普遍成立外,人类社会中,女人丑到了极致,也是无男的。中国的四大美女虽然下场都不怎么好,后人却因为她们的美而记住了她们;相反,东施、嫫母、钟无盐、孟光、阮氏女,这些上辈子得罪过造物主遭了报复的丑女能为后人牢记,恰是因为她们丑出了世界水平,这与大忠之外,大奸也能留名青史是一个道理。

有人总结说这女人和菱形烧饼一样,她们最美的比例和最丑的比例都在菱形的两端,而中间宽大的部分则正是普通女生的比例。尤美的宿舍就有这样的几位普通女生,一个叫黄莲露,乍一听仿佛是止泻药黄连霉素的水剂一般,但她却说她父亲是看了玛丽莲·梦露的电影才给她起的这名字。这黄莲露有个爱好就是搽口红,时不时地喜欢拿出镜子照一照自己的倒挂梨形脸。她用的口红是极红的那种,她给自己抹口红就像给表面粗糙的旧车打蜡一般,总是抹上厚厚的一层。黄莲露时常向宿舍室友说自己虽然是中文系的,但志向却是做一个会计。这会计的职业确实很适合她,她每天盖章签字时完全可以省却图章摁印油的工夫,直接拿印章往嘴上倒扣,再按下纸面就成,并且绝无劣质印油褪色的可能,怪不得中国的印油业总比不过口红化妆品的纳税,足以证明中国不知还有多少黄莲露这样浓妆艳抹的女人。一般人

们觉得这些女生还不能算女人,但是她们时常说的一句话,就足够证明她们都是女人了,至少在心理上是这样的,她们常觉得“要是在古时候,我们早就可以是几个孩子的妈了”。这话似乎有几种含义,粗一看好像她们很向往成熟女人的感觉,还好像对现行婚姻法和大学本科生禁婚有些腹诽,但深一看,“早可以”则似乎说明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准妈妈了,只是后来又没做成,仿佛暗示着她们成功扼杀了很多萌芽状态的孩子。要是拿这句话去问心理学家,他们必定说这就是心理学中的潜意识不自觉的流露。黄莲露的上铺睡的是无锡女生吴晓坤,无锡这地方出美女的概率大得好像是他们勤快的无锡男人做家务的概率,或者是黄莲露每天抹口红的概率。吴晓坤绝不像黄莲露那么俗气,她也往嘴上抹东西,但只是白色的润唇膏,平时喜欢穿淡色的连衣裙和毛线衣,给人很素很纯的感觉,可初看纯的东西往往沉淀一下就不那么纯了,仿佛是劣质奶粉,关键时候必定沉淀得可以分层,黄莲露就是看不惯这样的貌似芙蓉的花花女人。这不,走在路上你绝对看不出,吴晓坤这样的女生有数个男朋友。上次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停在宿舍楼下接吴,被黄莲露在窗帘下照镜子时瞥见,开始黄莲露以为车里面微秃的是她爸爸或叔叔级的人物,便把这个事告诉了尤美。吴晓坤走后,宿舍来了个电话,是吴晓坤的外班男朋友打来的,黄莲露接了电话说不在,和她爸爸或者叔叔出去了。那男生不罢休,忙问,她爸爸不是在越南经商么?黄莲露说,可能是叔叔吧。对方无言,挂断了。几分钟后吴晓坤打电话回来说,不回来吃饭了,男朋友请她。黄莲露接电话时本就想笑,但只能强忍。吴还说晚上给大家带好吃的回来,黄莲声“好的好的”来掩饰心里对刚才“爸爸、叔叔”推断的暗笑,挂断后终于能一阵痛笑,泪都快笑下来。尤美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尤美的家在杭州,她的上铺是四川的女生王悦悦。王悦悦娇小得很,好像是天府之国盛产的

朝天小辣椒，但是她并不泼辣，白皙嫩柔得好像是川味中的酸菜鱼，又多才多艺，平时喜欢弹古筝、画古代的仕女图，所以她的男朋友先是校音乐协会古筝分会的一个山东男生。照理山东人心眼大而通得像洋葱，但后来她男友还是不放心的这个天生尤物，关系一直像筝弦一般绷得太紧，终于断了。现在王悦悦的男朋友是隔壁一艺术学院的研究生曹较卫。曹较卫也是四川人，王悦悦找他大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王悦悦常用四川话叫喊男友的名字，喊得人以为那个死了几千年的典军校卫曹操又还魂读大学来了。那个山东前男友得知王悦悦被人抢走后，直喊要回山东学功夫报仇雪耻，更恨不能把古筝改成弓箭，隔校都可以射死那四川情敌。

尤美是宿舍里这四个女生中惟一没有男朋友的女生，所以她纯洁得好像是一摊烂水果中惟一没长霉斑的那只。黄莲露虽然能笑吴晓坤假纯洁，却也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讲，仿佛猴子不能笑猩猩也只是低人一级的灵长类动物，也仿佛暗处断了脚趾的人无法取笑明处断手指的人残疾一样。黄莲露的那位男友，她相当保密，快四年了，都没向室友透露，只知道黄每一个月都有一两天不在宿舍住，每次出去时为了防止查房用被子叠成人形，每次回来时都带回一些宾馆的洗发水和梳子牙刷之类，一次大家发现上面印的宾馆名气是上海数一数二的，问她那位王子是谁，她搪塞着本想说是蛤蟆，但是一想怕她们理解为在暗喻自己是天鹅，就改口说那位王子是青蛙。三个女生皆笑，觉得她唇膏黏性太大，所以嘴紧。

尤美是地道的杭州女孩，温柔贤淑，亭亭玉立，琴棋书画皆通，好像她爷爷当年是杭州比较有名的名士，风流倜傥，而尤美则似有家传，在班级乃至中文系里都是数一数二的才女，一头秀发更是让系里的女生羡慕。上次学校校庆，中文系有个87届毕业的男士回母校时发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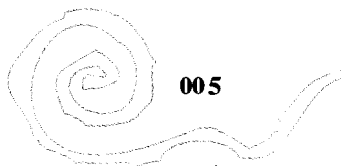
代表系学生做报告的尤美，这位已是一家大型广告公司总经理的汤铭新，觉得尤美是个拍广告的好料子，无论是一米七二的身材，还是最关键的秀发。准备请她做洗发水“海飞斯蒂”的广告，他到老师那询问她的情况后，他把这个建议告诉了尤美的辅导员，辅导员让尤美考虑考虑，尤美考虑了一天后说这个洗发水好像某国产汽车冒似丰田标记一样，“海飞斯蒂”和“海飞丝”发音极近，有盗版的嫌疑，不太愿意去。当然这只是个借口。尤美心里很想去，可还捉摸不定这个只是辅导员嘴里介绍来的老总的人品。

这天，汤铭新拿起了办公室的电话，打到了尤美的手机上。尤美正在图书馆自习，接到电话突感晕眩，又很纳闷，觉得自己的手机怎么会被他知道，肯定是女辅导员泄密。尤美既害怕又兴奋，心里好像雨后露出嫩壳的蜗牛，但是嘴上还要表现出无所谓来。

汤铭新说：“是尤美小姐么，我是上次在系庆时听过你发言的系友啊，不知道你的辅导员有没有对你提起过我，我就是那新时代广告公司的汤铭新啊……”汤铭新一般打电话时都会加上“您好”“你好”之类的开口话，但是这次直接用判断句和疑问句的语气，至少流露了他有些套近乎的嫌疑，似乎你好之类的客套话一说就会把关系定位在朋友上一样。而且一般情况下他若和客户谈合作时常用“新时代广告公司的总经理汤铭新”这个顺口自得的头衔，不知道今天怎么“总经理”的字眼却羞涩得不敢出来露脸，套近乎的嫌疑就更容易听出来。汤铭新怕在交谈中出现中断无言的尴尬，马上接着又说：“我还是你们的系友呢……呵呵。”

尤美这边脸颊微红了起来：“知道，您是汤总呀，辅导员向我说过您了。”声音好像春天西湖里的柔波抚岸。

汤铭新的心突然松脆至极，心率快得好比安了八缸的发动机。汤



铭新从尤美的口气里听出了希望，觉得有戏，按捺住胸中的激动，说：“那尤美啊，上次和你所说的那个拍广告的意向，不知道你考虑得怎么样了呀？我们这边客户催得很急，如果你能定下来的话，今天就直接给我一个答复吧？”

尤美从没真正接触过社会，还不知道汤铭新步步为营，其实已经给自己做主儿定下来了。她心里还为难，但是又怕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这广告仿佛也是根三国时杨修眼里的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尤美似乎少了些自信：“汤总，我对自己的容貌还是没什么信心，我觉得可能胜任不了您这个广告啊，而且我也从没有拍广告的经验……”

汤铭新看出了她的忧虑，说：“啊呀，尤美，你太谦虚了吧，是不是所有的杭州美女都像你这么谦虚呀，我上次见过你了，凡是我看中的绝没有不成的，而且你的实力绝对比一般的女生强。其实不瞒你说，在你之前我们也找过几个模特，但是气质不行，都给去掉了。直到上次遇见你，我就打算一定要用你，因为你的一头秀发，尤其气质，特别符合广告创意里女生的形象。”两个绝对说得尤美脸红得快像黄莲露的嘴唇，幸好汤铭新在那边看不见。

汤铭新发现心理攻势奏效了，就接着说：“尤美，你要坚信自己的实力嘛。”

尤美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嘴里为什么吐出了个词：“那，好吧。”顿了一顿又说，“那么汤总我答应你。做广告是不是还要签合同呀？我在哪里能见到你呢？”汤铭新估计还要费一些口舌才能搞定，但现在速度快得仿佛坐了新干线，心里原本堵塞的感觉顿消，仿佛成了已经疏通的下水管道，顺畅得让人舒服：“尤美啊，明天下午三点我们到北京东路26号‘杏花烟雨’商务茶室10号桌见吧，好么？”汤生怕尤美不同意去这个休闲场所，所以嘴唇忙以不能为人理解的频率补充道，“这个

‘杏花烟雨’啊，是取自古龙的一本书名，老板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我的朋友，那边环境很幽雅也很有品位，相信你也一定喜欢吧。”尤美被说得有些痒痒了，但心里却仍有一丝讨厌，“绝对”“一定”这样的强迫字眼让她觉得汤铭新的绅士风度里总有一种难以让人接受的自信，难道这就是社会上的成熟男人？尤美忙说：“那好的，明天我准时到那吧。”汤铭新听到这边同意了，连忙说：“那好，尤美，那我们明天准时见吧。”嘴上虽然镇静，心里却高兴得差点把烟嘴放到茶杯中去。电话挂断后，尤美一阵诧异，又暗自为自己的幸运窃喜，毕竟自己遇到的机会不是每个女生都能有的。她稍稍准备了一些新衣服，吃完饭自修去了，心里既怕又盼着明天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尤美的室友都去准备毕业论文的资料了，尤美没什么兴趣，让王悦悦帮她去找一些英语论文，翻译过来应付。现在的本科论文答辩，本身就是个缺陷，教师再三叮嘱学生不能去抄袭，好像警告小孩在零食面前不准偷吃，可学生没有不抄它一两段的。抄国内的容易露馅，那出国转内销，比如王悦悦就在前几天转译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文学系的小老外的一篇关于中国小说研究的论文——《〈水浒传〉金批之“锦心绣口”研究》，交了上去。老师原先在课上说，谁抄也没用，他对中国的小说研究论文的基本情况很了解，抄了也能看出来，好像暗示他脑中有个百度搜索引擎一般。但是现在的老师绝对料不到学生偷梁换柱的功夫纯熟到这等地步。大家只是不明白王悦悦怎么找到这篇文章的，王悦悦的英语一向说得比母语还溜，以前都说她原先应该考个英国语言文学系的，如今大材小用了点。这种感叹仿佛像是大都市的女生嫁到乡下一样，一帮女生比她自己还惋惜她。现在更担心她的论文交上去会被退稿。现在王悦悦论文写好已几天了，而黄莲露和吴晓坤的论文题目还没定。王看出了她们的心思，说甭担心，“我

可比北大的那个朱铭铭抄功好多了，翻译的东西本身就难以信达雅的，这正好为我所用嘛。我翻译出来的文字要是别人再去翻译，定会是两种风格，这就是为什么一本翻译作品，由于译者的性格、理解不同，而译本也必定各有区别呀。外国人说‘Traduttore traditore’的意思就是翻译者还是悖逆者嘛，朱铭铭的功夫是直搬，在国内搬就容易露馅咯，仿佛两个小偷，一人在外国偷盗，一人在国内偷窃，都溜回了中国的家里，那必定是国内的小偷先东窗事发而被抓。这其实也是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另一种理解嘛。”想不到现在学外国的东西不但有镀金的作用，还有伪装的实效。黄莲露一向聪明的脑袋都被这番新论折服，直叹看不出看不出。尤美不是不会写论文，只是不愿意写，确切地说是最近没心情写，可是四天后就要交了。于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了王悦悦，条件是请她吃顿肯德基，以证明天下没有掉下馅饼这个真理。现在王悦悦去图书馆英文阅览室了，吴晓坤半夜才回来，现在还懒懒地睡在床上，旁边躺着个小考拉熊，那熊头被蜡烛烫焦了顶，平坦得极像昨天开车来接她的秃头。

尤美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十点多了，蹑手蹑脚地走到吴晓坤的床前，坐下，闻到一股刺鼻的酒气，灵机一动，在门后挂着的鸡毛掸尘上拔下一根羽毛，在吴晓坤脸上轻轻地抚了起来。吴晓坤被她弄得痒痒的，从梦中醒来，还是很困。知道是尤美整她，她也捏住了尤美的鼻子。两个女生都笑了出来。

尤美问她怎么身上酒气这么重呀，吴晓坤说是昨天男朋友请她去海澜酒店吃晚饭。这海澜酒店是上海新建的五星级酒店，尤美说：“你的男朋友真阔绰……对了，他不也是学生么，怎么这么大方？”吴晓坤拿出一堆零食递给尤美，一边得意地笑着说：“你说的是方自源呀，他是追求我的，我对他没什么感觉，不过人还好，在学校里至少还可以做

个保镖嘛。谁让他叫‘自愿’呢？”说时，仿佛有美国女大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的得意。突然，电话响起，尤美离电话近，去接，电话那头说：“你好，我是方自源，请问吴晓坤在么？”尤美说：“她在，你等一下。”尤美没看见那边吴晓坤的手势，示意她说自己不在，这下自己不得不去接电话了，心里十五分的不满意，拿起电话却又温顺得很：“喂……”方自源听到了她的声音，好像快蔫的茄子一场雨后又精神了起来：“晓坤啊，你昨天到哪里去了嘛，我都担心死了，你同学说你叔叔来了，对吧？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电话中好像是伊拉克战俘向美国大兵哀求，可见情感俘虏和战争俘虏大有同病相怜之处。吴晓坤说：“嗯，今天中午我可能没时间呀，不过我争取吧，我十二点钟打电话给你吧，如果不回电话的话，我就和尤美一起出去吃了。”那边方自源听出还有希望，仿佛足球终场没见分晓又有了补时的机会，说他愿意等到十二点。说完电话挂断了，吴晓坤和尤美相视而笑，吴的声音笑得比刚才更戏谑。尤美接着刚才话题，问昨天和她在一起的那位是谁，吴说：“是我的一个追求者，台企的老总，家在台北，生活在上海，三十一岁，以前台湾成功大学毕业的。”尤美担心地问：“三十一岁，还没结婚么？”其实尤美昨天听黄莲露的口气，说看上去差不多已四十开外的人了，想把这虚荣的鬼话揭穿，但还是给吴留了一点面子。吴说：“没啊，他这样告诉我的，即使他骗我也无所谓，至少他在大陆没有就成。”说着得意地拿出他的照片，照片里的秃头就是她自称的男友。尤美直惊讶她的回答，眼神中露出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吴晓坤的神情。吴觉得尤美的惊诧很好笑，说：“其实他对我不错的，昨天在海澜酒店玩得真开心。”尤美问她怎么喝了那么多酒，现在身上还有酒气，吴晓坤则说：“不多啊，他也喝了不少的，我们让服务生往房间递了两瓶XO，他还送我一大束玫瑰，足有两百朵，可惜没带回来，当时太晕了。”尤美又一阵惊讶，说：

“你们在房间喝的酒？”吴晓坤笑她大惊小怪，说：“那有什么呀，是总统套房，最贵的那种呢，边听着蓝调边喝着酒，最后我发觉自己醉得很深了……”尤美说：“那……”吴晓坤咯咯的笑了出来，脸色有些微红，示意尤美不要说出来。有些话是不说也能明白，有些话是说了也不能明白。比如刚才吴晓坤对方自源说的话，其实说得很清晰了，吴的心里没有他，方在她的心里好像鞋垫之于新鞋一样，有了嫌臭，没了又怕硌脚。而那方自源却偏偏听不出，以为吴真是没时间去吃饭，其实吴的时间多得比方自源的傻气还多三倍。

时间一晃就到中午，尤美问吴晓坤是和他一起吃饭还是和自己一起去。吴晓坤说中午请她，不出去吃。尤美说那怎么吃。吴拿出手机，打了一个广东外卖店的电话，一会儿店中把外卖送到学校宿舍来。她们吃得津津有味。十二点半都过了，她突然想起方自源可能还在宿舍等回电话，她打了电话过去，说晚上有时间，可以请她吃晚饭。方高兴得差点忘了自己午饭还没吃，挂完电话，顿时兴奋得只去食堂买了三个包子，准备省钱晚上请吴时好付账。

快餐由于边吃边聊成了慢餐，等两人吃完时，时间已经一点半了。两个女人在一起，时间快得就像长了刚才快餐中的鸡翅一样，比当年的泰铢还不值钱。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个女人则是大半台戏了，幸亏那樱桃嘴的黄莲露去自习还没回，否则这时间可能贬值得更厉害。

上海这地方倒不大，但是红绿灯多得都能赶上整个上海交警的数量了。而且上海的士极贵，半天打的费要是放在杭州，能打一星期也用不完。而到了内地，估计一月也用不到这些。上海的物价好像上海人的与生俱来的都市自尊一样，极度藐视外地的价格。比如你外地上百元就能买到的东西，上海偏偏近千元，在他们心里这是都市消费与农村购物的差别，爱买不买。尤美这个宿舍的女孩子也在上海生活了近

四年了,对上海的这些还是很明白的,现在学校和北京东路间没通地铁,所以尤美要在三点钟准时赶到北京东路“杏花烟雨”商务茶楼的话,必须两点前就出去赶车,没一个小时到不了那里。尤美和吴晓坤说自己要出去一下,晚上还不一定回来。吴晓坤诡秘地一笑,带着一些调侃的语气,说:“我们的大小姐,一定是去会男友参加宴会吧。”本想说她小气,也不带上自己一起去享受享受,不过突然想起昨天也没带上别人,所以话到嘴边就咽了下去。可那话的体积似乎太大,并且像白色饭盒一样有着不可降解的属性,极易造成消化不良,所以还是反刍了些出来:“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去呀?当然到了不方便的时候我先回嘛。”尤美被她羞得直拿被子捂晓坤的嘴,边说:“不是男朋友啦,我还没男朋友呢。”吴晓坤被她捂得受不了了,连连讨饶。尤美拉开被子说:“以后不许再拿我取乐噢。”吴晓坤连忙应承,还做了一个鬼脸。

尤美出了学校,心里的压力大了许多。她今天是第一次出门不坐公交车,现在她坐在刚拦下的一辆的士上,倒不是担心那咻咻咻咻直蹿的的士费,而是担心一会见了面怎么和汤铭新说话,担心自己过于害羞,露出窘态,又担心汤不是个幽默的人,气氛调节不好而造成自己的尴尬。尤美望着窗外的高楼,觉着上海的高楼看得很不舒服,不像老家杭州一样,虽然杭州高楼也不少,但空气里也还弥漫着一种水灵灵的感觉,上海的空气里都是水泥钢筋的味道,楼与楼之间紧得好像上海人接待外地朋友时手头花的钱一样。尤美想起去年班主任生病,去她家看望时,那上海的楼道给了她很深的印象。上海的楼道给她的感觉是绝少有电灯,他们绝不会从家里牵出电线来,供外人走楼梯用,可每家每户又都希望人家能牵出线照明自己。彼此都如此想,所以那些有电灯的楼道就极少,一灯一上海,由此也可见上海人的心态。班主任家住七楼,尤美走到四楼的时候,正在想进班主任家门后该说些什么

话，突然一个黑影停在眼前，尤美躲之不及，还是碰了一下，软软的，肉肉的，吓得她尖叫了一声，仔细一看，黑暗中原来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要下楼梯。那老太太怕自己看不清，撞着上来的人，就站在那，等人过后自己再下去。尤美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更觉得以后要是工作成家之类肯定不会留在上海的，她也适应不了这种浮躁的快节奏和小家子气的都市感。

汽车到北京东路停下来时，尤美一看手表还只是两点半，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下了车后，隐约地看见了那家茶吧，装饰确实很古雅。尤美本想直接走到门口进去，但心想他未必先到，自己在那干等有掉价的感觉。眼看对面路上正好有个挺热闹的商厦，女人在任何时候都有逛街的兴趣，现在正好，尤美走进了商场。这商场里的东西还是贵得很，里面人不少，尤其是女孩子，仿佛熟肉铺前虽然买者可能很少但谗嘴的乞丐却不会少，而且她们的眼睛中流露的是同一艳羡。像尤美这样的女学生，口袋里的钱比乞丐其他也多不了多少，尤其现在的上海乞丐，钱多得晚上都下馆子。尤美没有其它的女生那么俗，专往商厦的金器店走，她在头饰专柜前看中了一个镶有一连串小钻石的发卡，很有买的欲望，但是一看价格，差点一个踉跄，三千多元，心想只有吴晓坤这样的女孩子才能买得起，心里的冲动又像夏天河道中泛起的气泡一样，看着冒上来又没了。尤美一看手表中的时间指在了三点整上，赶紧出了商厦直往“杏花烟雨”的茶楼走去。

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檀香，配合着古雅的建筑，尤美还以为进了庙宇，后来又飘来一阵茶香，说不清是碧螺春的味道还是故乡的龙井味道。服务生问尤美：“小姐，请问您有预定么。”尤美说：“有，10号的先生来了么。”服务生说：“噢，您是汤总的客人呀。他已经在这等了一个小时了。来，请跟我来。”尤美顿时觉得过意不去，想不到，他已经来了